

D'ALESSANDRO IL GI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Per Ferd' Arrigoni Capito

MILANO

Stabilimento di Gio: Civallo

*World
Famous*
CLASSICAL
Short Story
Collection

契诃夫

经典小说

下

索利虎/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契诃夫
经典小说

(下册)

索利虎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本书编委会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5

ISBN 7-80606-482-6

I. 世... II. 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940 号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契诃夫经典小说

作 者 ☐ (俄) 契诃夫

译 者 ☐ 索利虎

责任编辑 ☐ 李相状

出版发行 ☐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00)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408.75

ISBN 7-80606-482-6/G·110

定 价: [全套] 1000.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装在套子里的人



误了时辰的猎人们只好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上村长普罗科菲的柴房里住下来过夜了。他们一共只有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姓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这个姓跟他一点也不相配，全省的人就简略地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离城不远的的一个养马场，这回出来打猎是为了呼吸些新鲜空气、放松一下。而中学教师布尔金则每年夏天都在伯爵家里做客，对这个地区早已十分熟悉了。

他们没睡觉。伊万·伊万内奇是个又高又瘦老头，上唇留着很长的胡子。他现在正坐在门口，脸向外，吸着烟斗，身上披着月光。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黑乎乎的看不见他。

他俩什么话都说。他们谈到村长的妻子玛芙拉。她是一个健康而聪明的女人，可是她从没离开过家乡一步，也从没见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灶，只有夜间才到街上去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说道，“天生孤僻，像



寄生蟹和蜗牛似的一个劲儿朝自己的硬壳里缩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呢！也许这是返祖现象，是隔代遗传，重归人类的祖先在群居以前单独居住在自己山洞里的时代，可能是人性的变异。我不是自然科学家，讨论这一类问题不是我的事。我只不过想说明，玛芙拉这一类人并非绝无仅有的现象。随便就可以找到。大约两个月之前，在我们城里，一个名叫别里科夫的希腊文教师，我的老同事，去世了。您大概听说过这个人。他之所以能闻名遐迩，是因为就是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他也要穿着雨鞋，带着雨伞，并且还穿着厚实的棉大衣。

“他的雨伞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总是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次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就连那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后面。他戴墨镜，穿绒衣，用棉花把耳朵堵上。每次他一坐上出租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总之，在这人身上可以看出一种神经质的、痛苦的心境，总想用外壳把自己包起来，好像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以便隔离尘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经常闹得他心神不宁。也许为了替自己的懦弱、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辩护吧，他老是称赞过去，称赞那些从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实际上他所教授的古代语言，对他而言，与套鞋和雨伞的功能一样，使他借此逃避整个现实生活。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啊，希腊语多么圆润，多么美妙！’他说，一副美滋滋的表情。他仿佛要证明这句话似的，眯起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头，动情地念道：‘Anthro-pos!’”

“连自己的想法，别里科夫也竭力装进套子里去。唯有政府告示和报纸上的规定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不准中学生晚上九点钟以后离校外出，或是看到一篇否定性爱的文章，他就认为又清楚又明白，下令禁止就好了。反之，对于其它开禁的事，对于一切同意执行的事，他总感到其中有可疑之处，有一些含糊不清的东西。每逢当局允许成立戏剧团体、阅览室、茶馆等等，他就要摇摇头，低声地说：‘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凡是违法乱纪、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很沮丧。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参加祈祷仪式迟到了，或者要是他听到什么流言，例如：说是中学生顽皮捣蛋，或者是有人看见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傍晚陪着军官玩到深夜，他总是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多疑、纯粹套路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过气，他说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青年人都品行败坏，在教室里吵吵嚷嚷，哎呀，只求这种丑事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才好！哎呀，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呀，还说最好将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





开除。

“有什么法子呢？他唉声叹气，他那副架在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一张黄鼠狼似的小脸），咄咄逼人，我们只有让步，减少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出勤分数，把他们关起来，再把他们赶走了事。他有一个古怪习惯——经常到我们各个家里来访问。他去拜访一位教师，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仿佛是在考察什么事似的。他就这样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他称之为‘跟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这样，他看望我们，又如此闷坐着，对他来说也非轻松之事，可他却觉得到我们这儿造访是他应尽的同事的义务。我们做老师的怕他，校长也怕他。您也许想不到，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人，有修养的人，受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熏陶的知识份子，竟叫这个整天穿着雨鞋，带着雨伞的人把学校管辖了足足十五年！他何止辖制学校？整个城都叫他辖制了！我们这里的太太们到周末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教士们到了斋节就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种人的影响下，在过去的十年到十五年中，我们这里的人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变得什么都担心。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言，不敢交朋友，不敢读书，不敢接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伊万·伊万内奇打算说点什么，先嗽了嗽喉咙，又点燃烟斗，抬头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讲起来：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他们既读屠格涅夫的书，



又读谢德林的作品，还读勃克尔史传等等，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儿了。”

“别里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布尔金继续说，“同住在一层楼，他的房门朝着我的房门。我们时常见面，我清楚他在家里是怎么过日子的。就是他那一套：睡衣、睡帽、百叶窗、门扣，各式各样的忌讳和各式各样的规矩，还有：‘千万别弄出什么乱子来啊！’。大斋的食品没有营养，有害健康，但是吃荤又不行，担心人家说他不守斋规。他也吃用牛油炸的鲈鱼——这东西当然不是大斋的吃食，但是也不能说是斋期禁忌的菜。他不要女仆，因为担心别人说闲话。他有一个大约六十岁的厨工给他烧饭。那人叫阿法纳西，喜欢喝酒，头脑不清醒，干过勤务兵，好坏也会烧一点菜。这个阿法纳西总是站在屋门口，两臂交叉在胸前，长叹一口气，嘟哝一句每次都相同的话。

“现在，像他这种人不知道有多少！”

“别里科夫的卧室很小，活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睡觉就放下帐子，然后拉过被子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动紧锁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响，厨房里也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子底下心惊胆战，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法纳西来杀他，深怕小偷偷溜进来。然后他就整夜做恶梦，早晨他到学校教课的时候，闷闷不乐，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有很多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感到十分害怕





和憎恶；跟我一起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古怪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我的课堂里闹得太厉害，’他说道，明显是在为他这副愁容找原因，‘吵得不成体统。’

“您想想看，这样一个希腊文教师，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居然差一点就结婚了。”

伊万·伊万内奇急忙回头瞟了一眼板棚里面，说道：

“您开玩笑吧！”

“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但又确实是事实。一个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的人，乌克兰人，调到我们学校任史地教师。这个新史地教师不是单独来的，还带着他姐姐瓦连卡。他高高的个儿，皮肤黑黝黝的，年纪很轻，有一双大得出奇的手。从他的脸就看得出，他说话一定声音很低，果然这样，他说话的声音好像一个大桶发出来的‘嘭、嘭’声。……她呢，已经不算年轻了，三十岁吧，也是大高个子，体态匀称，浓黑眉毛，红脸蛋——说到底，她更像水果软糖。

“她活泼动人，谈笑风生，总爱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总爱爽朗大笑。她时不时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哈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认识科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古板的、紧张沉闷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付公事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罗狄忒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叉着腰，踏着舞





点，笑啊唱啊，翩翩起舞美妙极了。……她充满感情地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了一支。她把大家，甚至连别里科夫都迷住了。他挨着她坐下，露出喜滋滋的笑容，说：‘小俄罗斯语言的柔和清脆倒能使人联想到圆满丰润的古希腊语言。’

“这句话让她满心欢喜。她动情地向他讲述她在加季阿契县有个小庄园，她亲爱的妈妈就住在那个庄园里，那里也有这么好的梨子，这么好的甜瓜，这么好的酒馆。乌克兰人把南瓜叫酒馆，把酒馆叫酒家，他们做的那种又红又紫的菜汤，可好吃了，好吃得要死！”

“我们听啊，听啊，不谋而合，大家一起想到了同一件事。”

“‘如果把他们配成一对夫妻，那倒不错。’校长太太小声对我说。”

“直到这时，我们大家才想起来：原来我们的别里科夫一直还没结婚。这时候我们才觉得奇怪：不知怎么回事，他生活里这样一件大事，我们以前居然一直没有注意，完全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采取什么态度呢？这种关于婚姻大事的重要问题他是怎样替自己解决的？这以前我们根本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许我们甚至没让自己想到：一个不论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鞋、睡觉时总要挂上帐子的人，会去爱一个什么类型的人。”

“‘他已经过了40岁了，她呢，也30了……’校长太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太讲出她的想法，‘我看，她嫁给他很不错，若她肯嫁给他。’

“在我们这里，人们由于闲着没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做出了很多没人需要的蠢事啊！然而必须做的事，却根本无人去做。就拿这件事为例吧，咱们为什么要给别里科夫做媒呢？校长太太，督学太太，全校的所有女士们都忙碌起来，一个个变得漂亮多了，仿佛她们一瞬间发现了生活的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订下一个包厢。嘿，我们一看，瓦连卡坐在包厢里面，挥着扇子，兴高采烈；她身边坐着别里科夫，矮小、拱背，看起来像刚被人用一把钳子把他从家里夹出来的一样。

“我在家里举办小晚会，太太就要求我一定要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连卡。总之，他俩的爱情机器启动了。看来瓦连卡也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她弟弟那儿生活得不大快乐，他们只会成天吵啊骂啊。譬如说，有过这样一个场面：科瓦连科沿着大街昂首挺胸地走着，他是又高又壮的大汉，穿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耷拉在他的额头上，他一只手提着一捆书，另一只手却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身后跟着他姐姐，也拿着书。

“‘可是你，米哈伊里克，这本书你绝没看过！’她大声争辩说，‘我告诉你，我敢赌咒：你根本没看过！’”

“‘我跟你说过我看过嘛！’科瓦连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猛戮一下，顿得山响。

370

契诃夫
经典
小说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唉，我的上帝，米哈伊里克！你为什么生气？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啊。”

“我跟你说，我看过这本书！”科瓦连科叫得更响了。

“在家里，要是没有外人，他们就大声争吵。她一定过烦了这种日子，希望有个自己的家了。况且，也该考虑自己的年纪，如今已经没有时间去挑拣了，跟什么人结婚都一样，只要能嫁出去，就算嫁给希腊文教师也只好将就了。现在，我们的小姐们多半都不管跟谁结婚，嫁出去就是了。不管怎么说吧，最后，瓦连卡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示出明显的好感。别里科夫呢，他也经常到瓦连卡这儿来，就像到我们家来那样。到了瓦连卡那里，坐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他默不作声地坐着，瓦连卡给他唱《风儿》，要不就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沉思地望着他，或许会突然放声大笑。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终身大事方面，外人的劝告建议总会起很大作用。所有的人，他的同事们和太太们，都开始向别里科夫不停地游说：他应当结婚了，告诉他，他的生活很完美，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也向他道喜，做出一本正经的神情说了各种套话，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况且，瓦连卡长得漂亮，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更重要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头脑发热，决定真的要结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就应该放弃他的套鞋和雨伞了。”





伊万·伊万内奇说。

“您想想看，这肯定办不到。他把瓦连卡的照片置在自己桌子上，不住地来找我，跟我讲瓦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他还经常到科瓦连科家去，可他的生活方式一点也没有改变。恰好相反，结婚的决定让他产生了病态的心理。他更苍老，更消瘦，看来，他往套子里躲得更深了。”

“‘瓦尔瓦拉·萨维奇娜我是喜欢的，’他跟我说，露出一脸苦笑，‘我也懂得男大当婚的道理，可是……您清楚，这件事来得太快……应该考虑一下啊。’”

“‘有什么好考虑的？’我跟他说，‘一结婚，就万事大吉了嘛。’”

“‘不行啊。结婚是一生大事，应当充分估计一下今后的义务和责任……免得今后发生什么乱子。这件事弄得我心神不宁，夜里睡不成觉。老实地说，我害怕：他和他姐两个人思维方式古怪，言论自由，性格活泼。跟她结婚，以后说不定要弄出什么麻烦来。’”

“所以他一直没有求婚，总是拖延，搞得校长太太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太太们都感到恼火极了。他不停地估计将来可能产生的义务和责任，与此同时他又几乎天天约瓦连卡出去散步，大概可能是他认为这是在他这种情形下理所当然的事情吧。他经常来拜访我，主要是谈论家庭生活。如果不是因为突然闹出一场 Kolossalische Scandal，他当





时肯定会求婚，以致导致一桩没必要的、愚蠢的婚事。在我们这儿，因为穷极无聊，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照葫芦画瓢结了婚的，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先例了。

“首先应该明确地说明一下：瓦连卡的弟弟科瓦连科自打认识别里科夫之日起，就十分憎恶他，忍受不了他的某些行为和举止。

“‘我弄不清楚，’他常耸耸肩膀，对我们说，‘我弄不清楚，你们怎么能够同那个讲坏话的小人，跟那副叫人作呕的嘴脸相处下去。唉，各位先生，你们居然还能在这儿生活下去！你们这里的空气闷死人，太不新鲜。你们是教师，不该为人师表吗？事实上，你们是小官僚，你们这儿不是学府，而是警察局，而且还散发着警察岗亭里特有的那股酸臭味。不行，各位老兄，我再在你们这过一阵，就要回到我的庄园去捉虾捞鱼，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了。我是要走的，你们都可以留下来，跟你们的犹太在一起。让他不得好死！’

“要不他就哈哈笑个不停，以至把眼泪都笑出来了，有时用低沉的男低音，有时用十分尖锐的嗓音，摊开双手，问我：

“‘他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坐呢？他想干嘛？他老是坐在那儿发呆。’

“他竟然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关于他姐姐瓦连卡决定跟‘蜘蛛’结婚的事，我们都对他





保密。有一次校长太太对他暗示，如果他姐姐同别里科夫这么一个沉稳的、并且大家都尊敬的人结婚，那实在是一件好事。听完他就把眉头皱起来，哼道：

“‘这与我不相干，无论她同毒蛇，还是同别的恶兽结婚，都由她，我最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请你听一听以后发生的事吧！有个人画了张漫画，画上别里科夫穿着雨鞋、卷着裤腿，打起雨伞，手臂里搂着瓦连卡，正在走路。画下角标着《热恋中的anthropos》，那恣态画得维妙维肖。那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女子中学和神学校的全体教师，大小官儿——每人都接到一张。别里科夫也接到一张。这张漫画让他忧心忡忡。

“我们一起走出我们住的那所房子。那时是五月一日，是个星期天，我们全体职工和学生约定在学校聚齐，然后步行到城郊小树林里去郊游。我们动身了，他的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世上竟有这么心怀恶意的坏人！’他气愤地说，嘴唇直哆嗦。

“我竟然有点怜悯他了。我们走着走着，突然，您猜发生了什么事，这时科瓦连科蹬着自行车飞快地行驶过来了，就在他身后不远处，瓦连卡也骑着一辆自行车，通红着脸，虽然给人的感觉是她已经筋疲力尽了，但她十分高兴。





“‘那我们就先走了!’她叫嚷道,‘今天天气多么美好啊!太棒了,从来没感觉到这么好的天气过!’

“我们看着他们俩走远,直到不见了。别里科夫的脸色十分难看,从发青变成发白,似乎愣住了。他站在那,用眼睛瞪着我……

“‘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停地问,‘也许,可能是我的眼睛正在欺骗我,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这样还成体统吗?乱套了,这简直乱套了。’

“‘我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他们骑自行车能痛痛快快地玩一阵,挺好的。’

“‘不,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叫起来,听见我这样心平气和地说,感到十分惊讶,‘您知道您自己在说什么吗?!’

“他心慌意乱,再不愿意往前走,就转身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心神不定,不停地搓着手,打着哆嗦;从脸色看就知道,他生病了。还没放学,他就走了,这还是他教书以来第一回。他没吃中饭。这时已经到了夏天,外面暖融融的,但他还是穿得厚厚实实的,到科瓦连科家去了。瓦连卡不在家,他只遇见她弟弟。

“‘请坐。’科瓦连科不热心地说,皱起眉头。午饭后他打了个盹儿,刚好醒来,脸上还带着睡意,心绪不好。

“别里科夫默默地坐了十分钟左右才开口说话:‘我到您这儿来是散散心。我很闷,很烦恼。有个讨厌的家伙画





了一张漫画，戏弄我，还画了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丝毫没有让人取笑的地方。我的所做所为算得上是正人君子。’

“科瓦连科坐在那儿一个劲地生闷气，目光呆滞地坐着，什么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声音，用十分凄惨的声调接着说道：

“‘此外我还有件事情想要跟您谈谈。我已经执教多年，而您最近才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作为您的同事，我年纪比您大，经验比您丰富，我认为有责任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活动对于一个青年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十分不得体的一件事。’

“‘你是什么意思？’科瓦连科用男低音问。

“‘这还用得着我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您还不知道吗？假如教师骑自行车到处闲逛，那还指望他的学生能做出什么好事情来吗？若是这样，那么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头朝下，拿头顶走路了！在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你们做这种事之前，那就不能做。昨天真把我吓了一跳！当我一看见您的姐姐时，就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姑娘骑自行车在外面逛，这简直不成体统！’

“‘您倒底想说明什么？’

“‘我要说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米哈伊尔·萨维奇，您是年轻人，前途光明，因此，要洁身自好，但是

